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八十一回 文曲布天羅血流四境 紅鸞殺華蓋月照雙郎

素臣看著地上血點，隨意作卦，地是坤，血離類亦屬坤，時在午，加月日之數，共得三十，當坤卦上爻。因向天生道：「此與島中無涉。弟占得坤卦爻詞：『龍戰於野，其血玄黃。』此兩中血點，必龍戰被傷，不必介意也！」天生道：「俺便是龍種；數主龍傷，俺實應之，豈能無事？」素臣道：「數因兄起，則傷者兄；數因龍起，則傷者龍。龍既受傷，此數已畢。若執龜有咎，則傷應及弟，與兄無涉也。」不一會，探子來報：「青霞島邊，有龍與蚌鬥，被蚌傷一爪，滿洋都灑血雨。」天生方才放心。次日清晨，鐵巧同著立娘，出來拜見素臣、天生，又與石氏、飛霞見過禮，外面已報嫁妝船到。素臣道：「白兄兩妾到了，石嫂們須迎他一迎。」鐵巧便令立娘同去，素臣止住道：「別有用他處。」因命立娘改裝，扮作軍官模樣，專司操練古城兵士，密令阿錦隨去防察。一面出去照料搬運嫁妝，接待來使。飛霞等半路接著翠雲、碧雲，進殿，同至新房。石氏因有孕，不進房，仍到裡邊料理酒席。錦囊、天絲叩見，遞上玉麟書札。素臣看過，便取火來燒掉了。當日，外護汛報，有登、萊等外洋客過海交易及青霞等島鋪戶來島互市。天生道：「向例互市，都在東豐堡設集，撥兵巡防，此番該分外添兵。」素臣問向例派撥兵將數目，天生道：「向例派一員守備，兩員百戶，四十名兵。」素臣道：「仍照向例數目，卻總揀老弱的去，只說精壯都撥到天津去就是了。」天生會意，依言去派撥。裡邊設席款待翠雲、碧雲。次日，請見素臣，遞上四匹綢緞，八色繡成的領袖、膝衣、瓶口等物，是紅瑤帶來，與璇姑上壽的。素臣急命阿錦收過，囑咐翠雲姐妹休要提起。就領上神樓，令其四面望。碧雲道：「那一帶鬆嶺邊，東一簇，西一簇的人，指手劃腳，是個奸細模樣。」

翠雲道：「後邊這關口，也有些人在那裡指划，面目也是兇惡。」素臣道：「二位須不時上來察看，明日夜間月起，上來一次，後日就要常川探視，午後報我知道。」復指點著：「這是萬鬆嶺，這是外關、內關；這是太平倉，這是龍脊關，都是緊要去處。」囑咐過下樓。外護汛報來：「登、萊等處及青霞等島，有秧歌、高蹺、傀儡、像聲、走索賣諸般搬弄之人進島。素臣問：「有無安頓處所？」天生道：「本島有四堡，東豐、解、西樂、南和、北須，俱有土城空房，專備洋商互市，屯札別島貢獻聘問使臣之處。」素臣即令屯於西樂堡，也撥老弱兵弁，前去防守。是日，發了令箭，差心腹將去青霞島調兵。兩封密札，令照面上所開處所，次等開拆。密令心腹兵目，預備鬆指、麻繩、救火鉤鏟、水衣、水盂等物。大張曉諭：二十四日申時，奠雁迎鸞；酉時，結親，升殿受賀；戌時，賜宴成婚；諸色執事人等，屆期預備，毋得違錯！二十三日，新人船到。素臣派十員將弁，二百名老弱兵丁，披紅簪花，押著酒席犒賞，粗細樂人，前去接待。夜間就提鈴唱號，用心防守。並傳西樂堡內戲耍諸技，去船邊演弄。城內城外，俱張貼告示：二十四日大放花燈，與民同樂，城門上毋得攔阻遊人，通齊不禁。素臣、飛霞兩乘深幃大橋，直抬落船艙，與飛霞相見。悄悄相見，囑咐一番，留飛霞在船相伴。請有信、以神過船，囑令如此如此，即上轎而回。一路見燈棚俱已搭齊，殿門外燈樓高聳，都依著素臣，式樣輕巧懸空。觀看的男婦，挨肩擦背，有些不尷尬的人在內，窺探耳語。定更以後，素臣約同天生、如包，帶著奚囊、錦囊易服私行，在城內各處走轉，絕無奸細蹤跡。天生疑惑：「莫非白埋了窩弓？」素臣道：「他們都定在明日鬧中取事，又因告示通齊不禁，今日都在船在寓，安睡一夜，次日飽餐戰飯，入城行事的了。」因叫人把預備水衣、水盂、鉤鏟等物，都運送預定下的一所空房之內，派兩員將弁，一百水軍，只聽得百子花爆聲絕，便如此如此。令天生、如包、立娘、奚囊、錦囊夫婦及飛霞帶來侍女，俱早去睡覺，翠雲、碧雲輪替安歇，準備明日斷殺。令石氏督率派進來做工的諸色島婦，作房內將弁兵目，率領諸色島民，料理明日酒筵犒賞諸事，卻是一夜不睡。素臣在房假寐，四更以後，叩門聲急，忙開進來，卻是翠雲，說道：「方才上樓望，見東城外一座破落大寺，屋脊上有人行動，仔細察看，竟是大姑娘身量，戴著銅面，提著兩個人頭，掛在鴟吻之上，如飛而去，不知何故。」

素臣令其回房安息，即出殿越城，奔至大寺，看那鴟吻之上，果有物掛著。先尋到正殿，上樓，見血泊裡有兩個沒頭死屍，一堆衣服，抖出四把刀劍，兩個纏袋，收在腰內；把衣服展抹血污，裹著兩屍連刀劍。從樓窗內攙落下地，復盤上樓簷，在屋脊上，取下首級，找著死屍，一齊放在土牆腳邊。收起刀劍，跳將出去，推倒土牆，壓蓋好了，越城而回。在燈下解出纏袋看時，各有一個銀包，包著數十兩銀子。兩個藥包，一包是補天丸，一包像刀瘡藥末。有一個夾袋內，夾著一張諭帖，上寫：諭副總兵官元吉，限二十四日申時，萬鬆嶺取齊，酉時，聽有暗號，攻破神尾關，接應游擊元虛，同至後儀門，放火燒宮，候百靈澳令箭施行。又一個夾袋內諭帖：諭提點聶元，限二十四日酉初，大安門取齊，聽有暗號，至大豐倉放火，會同正靈官潘一性，截殺救火兵將，赴無礙真人行營繳令。素臣收拾過纏袋刀劍等物，開門喚起天生，問：「百靈澳是何地方？離島若干里數？」天生道：「百靈澳是巨石島汛地，離外護八十里。」素臣復問離巨石島里數。天生道：「離巨石島只三十里。」素臣甚喜。天已大明，外邊報：新人船上，一夜平安。素臣令人送茶，送點，送應用各物，俱要簪花披紅，寬袍大袖，歡天喜地，違者捫打。日中無事，喚秧歌、高蹺等人，在船邊歌唱跳耍。一面同天生坐後殿發令。一令心腹將陶忠：赴外護汛督率本汛守備，約束弁兵，把守險要，西、戌之時，望城內火起，將島邊一切船隻，收入各港，舵工水手，有不從者，即行剿殺，不許一船逃脫，所得賊船一切軍資，俱登簿報解，專聽連珠信炮，俟城內賊人敗出，截住廝殺，至期另候調遣。一令心腹將李義：督率南和、北順兩汛守備，齊集汛兵，酉時取齊外護，協同陶忠，收拾賊船入港，截殺城內敗出賊人，至期另候調遣。一令心腹將李信：赴東豐汛督率本汛守備，齊集汛兵，望城內火起，衝枚疾走，離城一里駐紮，候連珠信炮一起，即馳赴外城門，截殺城內城外賊人，至期另候調遣。一令心腹將：赴西樂，督早本守備齊集兵，望城內火起，衝枚疾走，離城一里駐紮，候連珠信炮一起，即馳赴內城門截殺城內外賊人至期另候調遣，一令心腹將楊禮領四員將弁，督率五十名堆撥兵丁，將預備鬆明，自內城門口起，至外護止，在空闊處蟬聯堆放，候連珠信炮起，一齊點著，直至天明，不許滅熄，隨便協剿敗逃賊人，至期另候調遣。一令中權心腹參將柏節：督率本營備弁，齊集汛兵，西、戌時候，連珠信炮一起，即分兩陣，以一陣橫截東街，阻殺由內城門至龍脊關一路賊人，一陣橫截前街，阻殺由內城門至大安門一路賊人，賊平，仍於兩處鎮壓。一令鐵如包：於酉時赴古城內，領一百名精兵，聽百子花炮聲起，即馳赴龍脊關，暗中守把，截殺神尾關、萬鬆嶺逃出賊人，於關南將預備鬆明點著，使我得見賊，賊不得見我，候天生交付兵目，並領出城，沿路剿賊，至外護，另候調遣。一令奚囊：領弁目四員，護軍五十名，於申時埋伏大豐倉後，俟奸細攻倉放火，即接應倉內軍士，裡外夾攻救護，留五十名看倉，以一百名追殺，至大安門外，會合大安門兵，前後夾攻，候連珠信炮起，即殺出城，沿路剿賊，至外護，另候調遣。一令心腹將桂智：領巡宮兵一百兵，於申時齊集大作房草料場，遇有奸細放火，即時擒殺，賊退，於大安門前後周圍巡邏，俟天明繳令。一令十員將弁：領一百五十名兵，多帶弓弩，埋伏大安門樓之上，俟門外奸細放火攻門，即施放箭弩，賊退，另候調遣。一令阿錦、天絲：監著立娘，統領一百名精兵，在後殿鎮守，俟天生退殿交兵。各人都領著暗號令箭，各做準備去了。到晌午時分，碧雲、翠雲飛報：有奸細在萬鬆嶺、龍脊關、神尾、外關、大安門、大豐倉，草料場、東西內城濠、城外天壇各處走動。外護汛密報：又到了兩隻商船。素臣在後殿，將預備的連珠信炮安設好了，令精細軍士守著。囑咐碧雲上樓，望意外之事，俟島主、島妃殺出後儀門，追到龍脊關，即下樓點放信炮。因想：東西城濠，天壇之賊，內外夾攻，奪城的了，外城、內城，已有兩枝重兵，內城之內，又有幾枝殺出，自不妨事；但寧可慎重些。因又令錦囊：率領四員將弁，一百名精兵，俟百子花炮聲絕，從東濠城起，至西濠城止，搜捉奸細，即在內城門內防守，截殺逃出內城賊人。然後點派十員將弁，一百名精兵，護送天生，去奠雁迎鸞，暗暗付與號令。

素臣自領十員將弁，一百名精兵，在大安門內鎮壓。傳令上樓，把翠雲喚至，令兵目將預備麻繩，理清堆在大安門兩邊門洞之旁，令翠雲率領飛霞，帶上女兵，擺列西邊；自己選出二十名男兵，擺列東邊；各挑揀五六名精細之人，吩咐如此如此。餘十員將弁，八十名兵，都分列兩邊，伺候接應，防備意外。停了一會，只聽城門外三聲大炮，親事進城，一路鼓樂喧天，到了大安門。那

隨去的十員將弁，便鎮壓住，只放司禮鼓樂諸人入門，一應旗傘執事人役，俱不許擅進，把正門閉上。吩咐島民、島婦，俟島王升殿，傳令出來，再行進賀。

島主、島妃上殿，樂作，先拜天地，次拜龍牌，次拜祖先，然後夫妻交拜。交拜已過，撞鐘擊鼓，島主、島妃升座，開著兩邊門洞，令島民由東，島婦由西，魚貫而入。走進門洞，洞口早排設兩張紅桌，一桌上一隻銀杯，一把錫壺，桌腳邊排著四壇美酒；一桌上排著一面大著衣鏡。一人進洞，便有兩個兵役伏侍著，在這桌上對鏡整容，那桌上連賜三杯喜酒。但是島民、島婦，便歡天喜地的，照鏡持杯；但是奸細，便有猜疑閃縮。那精細男女兵卒，已看在眼，即假作代整衣裳，在胸腰袖襖之內，暗暗揣捏。無弊的，就任他進去；有弊的，便著一人跟著進來，到洞口打個照會。這奸細必由素臣、飛霞座前經過，便五六人齊上，拖翻捆縛，口賽■木，丟在牆角頭。搜出一個奸細，洞口兵丁，便故意把後過來的人，正冠拽衣，擔擱一會。故此在後的奸細，並不知在前的遭捆。有利害些的，兵力難制，素臣、翠雲即自起擒拿，因此俱被捉獲，並沒走漏。島民、島婦俱已進完，共搜獲三十六個男人，五個女人，身邊都搜出暗器，扛入廊房鎖好。素臣令軍士奔馳喊叫，故作慌亂之勢。島民、島婦，驚懼啼哭。就這喊哭聲裡，只聽得外邊放起五七隻鴉鵲，鈴聲清越，在空中旋響。素臣知是暗號，忙在庭內，放起百子花爆。天生、飛娘各脫外衣，露出軟甲，飛奔後殿。帶著島民、島婦大開正門，招呼二十員將弁，二百名精兵，擺列門外。門外奸細早已發動，放火燒樓，直殺將來。遠的被門樓上弓弩，飛蝗一般的發下，紛紛倒地。近的被這二十名將弁，二百名精兵，都用長槍戳戳。素臣手中再發出神弩，無不傷死。空房內水軍，頭包黃氈虎頭，身穿黃氈虎衣，各持鉤鏢，滿街跳舞，把被火燒著的燈樓、燈棚，一概拉倒，城內各處埋伏，接應大安門的賊人，被火燒得七零八落。大安門敗下去的賊人，被火所阻，七死八傷。

西邊倉弄，東邊作弄放火的奸細，俱被殺敗，逃奔出來，素臣領兵截住，奚囊追殺出來，前後夾攻，紛紛倒地。素臣見大勢已定，後殿人放起連珠信炮，便傳門樓上伏兵下來，留五十名守門，以一百門兵，合自己有一百精兵，令翠雲、碧雲各帶五員將弁分領，在外城之內，內城之外，自東而西，自西而東，交花巡緝，捉拿奸細，候我出城時繳令。令奚囊帶倉兵，一路追殺賊人出城，俟鐵島主一到，即會同城內城外李信、梅仁兩枝兵，跟著殺往外護，我自前來接應。一面令人收拾殿上喜錢入庫，準備賜宴成婚之事，安慰島民、島婦，耐心守等。二更以後，天生、飛娘回來繳令道：「俺們從後儀門殺出，賊已殺進外關，攻打內關，正在危急。被俺兩人領兵殺出，抵敵不住，都抱頭鼠竄。一路剿殺，直殺到龍脊關，又被二弟在暗中截殺，剩不多幾個有本事的，帶傷逃去。俺們便依著文爺號令，把兵都交給二弟。俺們領著外關兵丁，在萬鬆嶺一帶，搜查過遍，又殺獲十來個賊人，就收兵轉來的。」素臣道：「你們休錯過吉期，快些叫民婦們捧過腳，進去成婚。我自領兵出城去了。」一面吩咐作樂。天生、飛娘仍穿起大衣，坐殿受賀。素臣領十員將弁，一百名精兵出殿，一路見水軍已救滅了火，在那裡掃除燬燼。到前街，柏節迎住聲喏說：「賊人自內敗出，自外殺入的，俱被小將率兵截住。又有奚將軍及兩位女將軍追殺，十停中殺死七停，捉獲兩停多些，剩不多幾個逃竄出去。」素臣仍令巡防鎮壓。

至成門邊，錦囊領四員將弁，迎住稟說：「在東西城壕，搜獲一二十名奸細，都是專派在城內截殺守城軍士，接應外兵入城的。」翠雲、碧雲領十員將弁稟說：「在內外城，巡緝十餘名奸細，並在前後街，追殺賊人。」素臣令其回宮防守。

將錦囊及十四名將弁，三百名兵，並帶出城。吩咐守城軍士，關上城門，用心防守。到了城外，亦令閉城守護。一路鬆明照耀，如同白日，見屍骸狼藉，血肉淋漓，不勝傷感。於路楊禮迎竭候令素臣令於外城至於外戶收屍並常川巡緝，遇有竄匿逸出賊人，即行獲解。到得外護，只見鐵丐、飛霞、奚囊、陶忠、柳義、李信、梅仁，領著許多兵將，團團圍住一個山頭，喊殺連天。見素臣兵到，大喜道：「賊人兵將，十殺八九，船隻俱被我等奪獲；只剩這一二百人，有些利害，和尚江洋大盜在內，拼命死鬥，殺不上去。」素臣將隨帶四百名兵，圍作外圍，令紮數百柴把，內裹石塊，用火點著，四面擲上。賊人見兵勢更盛，火把到處，燒衣燎髮，軍心大亂。素臣乘亂，持刀聳身直上，迎頭者俱被殺，屍倒血飛。飛霞、鐵丐見素臣得手，奮勇亦上，山上賊人，驚慌閃避。奚囊等乘勢一齊殺上，山下兵將，發喊助威，聲如雷震。兼有素臣神勇，弩必中項，刀必斷頭，便如土崩瓦解，平倒下山，都被山下兵將，亂槍戳死，踐踏成泥。有數十個梟雄，兀自苦戰，亦俱被素臣等刀劍斷，不留一個。素臣即於山上發令：單留下一百門兵，其餘兵將及東豐、西樂兩汛兵，俱交付鐵丐，即刻上船，前赴百靈澳滅賊搗巢。得勝之後，飛霞、奚囊、錦囊、李信領一半兵，乘勢攻打巨石島。如包、梅仁領一半兵，前往飄風島助陣，勿得有誤。鐵丐等得令而去。

復領陶忠、柳義，領南和、北順汛兵，前去策應。李信授與密計，單留外護汛弁兵守汛。自己領著一百門兵回殿，吩咐將廊下男女，俱去掉口中■木，給與飲食，然後安息。次日清晨，令柏節領兵，檢收城內城外屍骸。令楊禮、桂智往東豐、西樂兩堡，查點奸細存留什物，俱登冊申報。日出時，天生夫婦出來拜見過，又跪下拜謝戰勝之功。素臣已自不安。拜畢起來，又跪下去，素臣一把拉住道：「龍兄、熊姐，莫非呆了？」天生道：「這是拜謝媒人。」素臣笑道：「做過了親，便是醃菜缸裡石頭，掇出的了；快休如此，惹人笑話！」天生、飛娘都道：「不但要拜，還要整整八拜，都磕著響頭哩！俺們兩人，若沒文爺，便一生孤寡！男為不孝之男，女為不孝之女！這八個響頭，算的謝麼？只是聊表此心！若不容俺們拜，就活活的嘔死了！」素臣道：「我深知二位執性，拜便容你，響頭再不可磕！你若磕的響，我便更響似你，響到後來，不把三人的頭皮，都磕破了，成什麼樣！」翠雲等亦俱勸說，才依允不磕頭，拜了八拜起來。翠雲、碧雲、石氏都見過禮。立娘縮在後面，面面相覷的，只得上前相見。不防飛娘掣出寶劍，颼的一聲，劈頭斬去。虧著素臣留心，掣出寶刀，疾忙架住道：「熊姊差矣！他雖有不是處，畢竟是同胞姊妹，須看先人之面！」飛娘道：「不提起先人猶可，他這般不肖，敗壞門風，玷辱父母，在國為賊臣，在家為逆女，奴正要替先人雪恥哩！」素臣道：「他已改邪歸正。伯夷、叔齊，不念舊惡；況是同胞姊妹，熊姊不可執迷！」因命翠雲姊妹，陪著立娘回房勸慰：「俟鐵兄回日，夫妻同見，在我身上，勸說熊姊轉來，復歸於好便了！」立娘哭著進去。

素臣把聖人許改過自新，同胞不含宿怨的道理，細細開導。飛娘屏退從人，說道：「奴非不知；因數年羞忿，一旦觸發，以致如此！但狼子野心，楊花水性，倘或有一變頭，即為肘腋之禍！奴依文爺之命，即不敢傷殘同氣；亦只可聽之遠去，方免後患！」天生道：「此慮亦是。」素臣道：「據鐵兄說，自妙化死後，令妹並未另有往來；若果是真，則尚有可原！我有道理在此！」因到殿廊下，開門進去，問那捆的女人道：「你們五人內，可有賽要離的徒弟？與島妃有親，要釋放他，卻不許假冒！」只聽有兩人齊聲答應：「貧道便是賽要離的徒弟，求王爺饒命！」素臣把兩人解放，押進後廳，問道：「你兩個叫甚名字？是那裡人？跟賽要離幾年？賽要離現今何處？他自妙化死後，又與那些人往來？一個個都要實說出來。有一句慌，就吃一刀！」颼的一聲，素臣、天生各拔寶刀，架在兩人頸上。嚇得兩人跪地抖戰，連叫：「小的直說，小的不敢扯謊！」一個年長些的說道：「小的法名淨慧，這師弟叫淨業，都是天津人，自成化元年進庵的。師父來這島行刺，如今不知在那裡。師父自妙化死後，從沒與人往來。」素臣喝道：「這便是謊！妙化雖死，他師兄師弟，徒子徒孫，雄壯行兇的很多。還有那吳鳳元是色中餓鬼，又同事景王，從前曾代他去搶過貞婦黃鐵娘，豈有不與他往來之理？快實招來，不然，定要殺了！」淨慧哭道：「小的實不敢說謊。師父是不好色慾的人，因被妙化拿獲，已經奸污，不好再嫁他人，才與他往來的。自妙化死後，與寺裡和尚就斷了，只有公事相見，並沒私情。吳長史幾次求告師父，師父發惱，要殺他起來，才絕了念頭。王爺若不信，現在廊下還有天津人在內，只求提出來審問，就明白了。」天生將淨慧提起，復嚇問淨業，供亦無異。

素臣道：「如此看來，不算不得水性楊花。」飛娘道：「不是水性楊花，被文爺拿住，就該自盡了！倘將來又被人捉獲，又從了別人，教二叔及奴，有甚嘴臉見人？況他的本事，不下於奴；試不真他的心，才是禍根，叫二叔同他睡覺，也不放心！」素臣道：「不錯，我連日都防範著他，也是為此。如今沒法，只有這一著了！」正是：

信處蠻夷皆骨肉，疑時衽席亦戈矛。

總評：

百忙中夾敘龍蚌相鬥，意為前回後勁及點綴閒筆，孰知開出後文無數驚心駭目、出險降妖、奇幻不測之事，奇文妙筆！

神樓察著，忽見飛娘提頭掛於鴟吻，而素臣急忙出城，排牆掩滅，是何緣故？從此著想，方知是會讀書人。若徒如紅須所云：新娘半夜入寺殺奸，贊歎為奇人、奇事、奇想、奇文，猶以為門外漢。

聶元漏網，殊未快作者之意，乃隔越四十餘回，忽結果於海外半夜時新娘之手。天網恢恢，羅浮冉冉，奇文！奇文！

後殺發令一段，錯綜歷落，縝密分明、不必事後始見成效也。復令錦囊於東西城壕搜捉打細，尤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。

令軍士鼓噪最妙、外賊料為捧腳者得手，故即放鵓鴿暗號，俾前後賊徒同時發作也。至殿內放起百子花爆，賊人有智應亦料及落阱，然已無及矣。俗語雲：某高一著，諒者！放連珠信爆後，猶能收拾喜錢，準備賜宴，吩咐作樂，令紅須夫婦成婚，真所謂以整以暇，會家不忙者！

外護事定，即令鐵丐等攻襲百靈，並令於勝後分兵往巨石、飄風；後授密計，令李信策應。迅雷不及掩耳，根落必用疾風。作者知兵，當與韓王孫把臂，彭越、黥布無能為役矣！合論此戰固已算無遺策，尤妙在點發如許兵將，而自敵人偵探如未發一卒者然。陶忠、柳義、李信、梅仁、栢節皆動本汛弁兵，於賊人放火後行事；楊禮所領係堆撥之兵，奚囊所領係衛中及倉中所藏之兵，桂智所領係巡宮之兵，鐵丐、立娘、錦囊所領係古城內之兵，更不露人眼目，密之又密。賊人毫無覺察，方得坦然入我坑阱。韓王孫未知得把臂否，何論黥、彭。